

出入不顧
是矣矯言
殺賊取印
取禍之道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
言意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
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
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
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
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
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
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
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
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
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鋒大
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
節假之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
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歟

士多、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顗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鞬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鞬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官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爲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爲人所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

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畧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耶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

導之不答
假手于賊
以除顓也

使道有此
忠烈賊敦
知顧忌

參軍呂猗素以姦陷爲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井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顓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

畏手殺顯
之心事見
矣

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耶導勸
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
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
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
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邛爲敦參軍敦遣邛
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
周戴歿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若
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
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遽危
社稷也卽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
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
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也
卓不從迫融憂憤而卒卓本寬和忽更彊塞

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識者知其將歿矣敦改
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
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
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四月還武昌

集覽

岸幘露額曰岸光武岸幘見馬援杜甫詩白
幘岸江皋曾鞏詩頽然岸巾幘箋云岸幘頽
其中也以示懶散爲安東時懷帝時元帝嘗
爲安東將軍素無恩紀紀謂僕也左傳秦伯
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故今俗稱人
之僕曰秦紀此言素無恩紀者謂僕從皆非
平素恩德

正異

素無恩紀今按文選曹子建
沾及之人求通親親表註恩紀謂恩情

相紀錄也此言刁協素
無恩意記念收錄人也

質實

伯仁周顗表字
茂弘王導表字

周札陽羨人處之子一統志云金城在應天府三十五里三國吳所築晉咸寧中桓溫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溫并伐見向所種柳卽此城也石頭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彭澤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晉因之梁屬太原郡隋置隴城縣屬江州後改彭澤縣屬九江郡唐初於此置浩州後廢州以縣屬江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九江府襄陽郡名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歿之

魏義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歿今闔門

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翰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又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塋

質實 桓雄長沙人

一生狐疑
首鼠竊得
任事

五月敦殺甘卓

卓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於敦敦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克錢鳳為謀主二人所譖無不歿者

質實 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沔中注見漢後

主建興七年
汙陽

書法

書卓還何罪卓也承卓皆嘗予之以討矣於是或書歿之而具其官或書

殺而削其爵爲義不終者可以鑒矣

發明

承卓始書移檄討賊同功一體今又皆爲賊所殺初無少異胡爲承書歿

之卓書殺書法不同如此蓋承始終守義卓尤豫不決故也向使卓能奮身徇國戮力討逆則雖兵敗而歿亦不失爲全節之士矣徘徊顧望且前且却果何爲者故前書卓還襄陽以著其失此書處仲殺卓而不書其官皆以戒徇義不終者也惜哉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殺徐龕兖州刺史郗鑒退

屯合肥

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饑饉爲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亮間諸塢多降於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

質實

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兖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鄒山卽鄒嶧山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

書法

徐龕孟達一也孟達書歿之漢後主建興六年此其書殺何罪龕也龕之

叛非有劉封之偏徒以爭功故耳既又寇
濟岱敗王師與孟達異矣故孟達之反正
書來歸而龕書復降所以著
其反覆也綱目之權衡審矣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
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
之間復質實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
騷然矣城父縣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

年壽春縣名注
見秦王政六年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卽

位

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卽位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君

質實

建安郡名注見武帝泰始五年

書法

賀善贊曰琅邪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旣陷然後出師

露次移檄北征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卽位止稱晉王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號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卽皇帝位如光武獨其無志遠畧不能盡祖述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衽惜哉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

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張茂取隴西南安置秦州

質實

隴西郡名註見秦王政三年南

安郡名註見漢後主建興六年秦州註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郡

癸未

肅宗明皇帝大寧

元年

趙

光初六年

春正月成

寇臺登陷越雋漢嘉郡

質實

越雋郡名註見漢武帝元鼎六年一

統志云臺登漢之縣名屬越雋郡晉宋因之後周置沙郡隋廢以縣屬雋州唐隸登州後陷於蒙詔號落蘭部元至元中置瀘沽縣屬禮州本朝初因之後廢故址在四川行都司城北一百二十里漢嘉郡名註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二月葬建平陵質實

一統志云建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三月後趙寇彭城下邳

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

質實

盱眙縣名註見秦二世二年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

懷帝六年
敦殺兄王
澄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集覽

姑孰，今太平州治，是州南二里有姑孰溪，水西入江。金陵記云：隋平陳徙當塗

於姑孰，于湖，漢丹陽郡地。晉分丹陽置于湖縣，宋置太平州。郡國志云：宋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

質實

一統志云：姑孰，古郡名，春秋時吳地，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屬滄郡。

漢爲丹陽郡地，晉屬丹陽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又僑立豫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又併淮南入宣城郡，亦治于湖。隋省蕪湖等縣。

以當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豫州尋廢州
以縣屬宣州五代時南唐於當塗立新和州
後改雄遠軍宋改爲平南軍後陞爲太平州
元陞爲太平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爲府
直隸京師于湖晉之縣名屬丹陽郡東晉以
江北當塗流民南渡者衆乃於于湖僑立當
塗縣及淮南郡隋初罷淮南郡徙當塗于姑
孰屬丹陽郡唐初於縣置南豫州尋廢州以
縣屬宣州後以丹陽縣省入屬昇州尋復舊
南唐屬雄遠軍宋屬太平州元仍舊 本朝
因之改屬
太平府

書法

以者何敦以之也王導乃心帝室而
受其以綱目獨不爲賢者諱乎揚州